

妈妈的自豪

□陈凤兰

闺蜜在她老妈七十岁生日的时候,决定带着她“下扬州”。闺蜜那整天只知道侍弄“稼穡”的妈妈几乎连出村子的机会都很少,这次扬州之行,算是“世界这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的豪举。

只是回来之后,闺蜜的老妈逢人便说:“扬州瘦西湖的人真多呀……”然后感喟之余,并不能说出瘦西湖与村子那个大池塘有何区别。

闺蜜提起这次旅游,有点尴尬,有点哭笑不得。

国庆期间的瘦西湖,烟雨迷蒙中,碧水青柳,白桥画舫,倒也别有情致。闺蜜的老妈对这些景物都毫无兴致,只是好奇一位年轻女人蹲在地上哭泣,肩膀抽搐着。她扭头问女儿:“这女的怎么啦?她为什么哭?旁边那个男人为什么不劝她?……”闺蜜一脸无奈:“老妈,人家的事,你关心了干啥?”说完便拖着老妈继续往前走。老妈却一次次扭头,一次次询问女儿:“她不会想不开吧?她不会跳湖吧?”

闺蜜跟我复述这件事时,我俩都“扑哧”笑了。

至此,闺蜜的老妈相当长时间都在消化这一趟扬州之行,包括“瘦西湖”这个景点名称,“人真多”这个感慨,以及“遇到一个女的在哭”这件事。每一次跟村里老姐妹们提及扬州之行,她都会收获“你女儿真孝顺”这样的羡慕,然后

她的讲述越发多了热情。

不禁想起自己的老妈,想起自己少有的几次陪伴。

有一段时间,老妈一直身体不好,做女儿的再堂而皇之地说“忙,忙,忙”,总也过意不去。于是,放下杂事,驱车带她去医院挂水。输液室里人不少,大爷大妈占多数,但几乎没认识的。等我领好药品,送交护士停当,老妈已经在输液室里谈笑风生,全然没有来医院前的衰颓之气。挂上水,我刚喘口气,便想掏出手机“逃避”一下周围“张家长,李家短”的聒噪,谁知道老妈竟然把话题引到我的身上了。“这是我二女儿呀,她做老师呢……”“她特地开车来陪我看病的……”“她晚上还要赶回去上课呢……”周围那些“形单影只”的大爷大妈们,一下子都投来了“点赞”的目光。尴尬之余,我这样一个难得回家一次的“伪孝顺”女儿,只能“呵呵呵”地讪笑着,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也许父爱如山,如山一般沉默,如山一般静穆,但母爱是鸡毛蒜皮的,就像闺蜜的老妈喋喋不休的那句话:“瘦西湖的人真多呀!……”瘦西湖美不美不重要,重要的是深藏的潜台词——“我女儿带我去旅游啦”,就像我老妈对别人说“我女儿是个老师”,言外之意——“她那么忙,还陪我……”

拥有一个孝顺的女儿,是天下所有的母亲最值得自豪的事情吧。我想,大概是的。

半门风景

□谢飞鹏

我们乡下,只要家里有人,大门都是敞开的,只关半门,以防鸡狗进房。

半门关上后,鸡进不了门,便在坪里溜达刨食,或是蹲在树下闭目养神。但鸡很狡猾,会随时盯着半门,只要有人打开后没有关上,便马上挤到房里,优哉游哉找食。在外面它们好好的,一进房便掀起屁股泻出一泡屎出来。小时候母亲总强调要随时关半门,但小孩粗心,经常不记得,为此我没少挨骂。每次挨骂后,便将怒火发泄到鸡身上。操起竹做的扫帚穷追猛打,吓得鸡纷纷往门外逃去。这样即使半门开着,一时半刻鸡是不敢进来的。

和鸡相比,狗就聪明多了。即使关了半门,它只要用鼻子一拱,便能将半门打开,鸡也紧跟着进来了。但它们在房里呆不了多久,很快便被轰出去。有的狗不但会开门,进去之后还知道用鼻子顶着把门关上,不让鸡进来。我家就养过这样一条狗,进房上半门后,要是看到了我们,会讨好地扭胯摇尾,“呜呜”地叫着,并用舌头来舔你。好像在说:“看,我可没把鸡放进来,别轰我出去啦。”

我们那里的小孩,没有一个不喜欢自家的半门的。刚开始蹒跚学步,大人便扶他趴在半门上面晃来晃去,就像游乐园里的摇摇车,十分

好玩。可以说,每家的孩子都是在半门上晃荡大的。到了四五岁,身体重了,半门承受不起,不能再趴在上面晃,但还是喜欢趴在半门上,看门外的风景。我至今记得,小时候父母去了外面干活,我自己在家里玩。到了傍晚,要是父母还没有回来,我便趴在半门,呆呆地望着外面。门前是田野,田野过去是小河,小河的那边是山。那山一层一层的,延绵伸向远方。夕阳的余晖渐渐没去,暮云四合,终于在隐约的黄昏里看到了父亲和母亲的身影。就这样,趴在半门上,我不知不觉告别了童年。

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,如果只关半门,家里肯定有人。即使没有人,也在附近干活,不会走远。出来工作后,每次回到家中,远远看到家里只关半门,就知道母亲在屋里,心里感到暖暖的。到了家里,如果母亲不在,到屋角头呼一声,母亲便在远处答应道:“来啦——”抽开门栓自己进去哟……”

到城里工作后,在小区买了房子。房子很好,唯一不习惯的就是没有半门,一进房便把门关得紧紧的,还要扣上保险。即使有人敲门,也要先从猫眼里看一下。如果要是认识的,是否开门,那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。

我怀念老家的半门,那是一种大度的心态和朴实的智慧,更是一道看不尽的风景。



木刻《韩德尔》佚名

青石街 125号 NEW SUPPLEMENT

拍客老爸

□陈斐华

老爸退休后,痴迷上了摄影,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

每天早上吃过早饭,老爸就背上相机、骑着自行车出门了。老爸一路走一路拍,只要是觉得新奇的、古怪的都拍。平时在家里,老爸也不闲着。只要得空,就拿着相机到处拍。实在没拍的,他会倚在阳台上、后窗边,拍外面的风景。看到什么奇妙的景象,或者突发事件,都会快速按下手中的快门。记得有一次,一辆轿车在我家楼后没有监控的路口闯红灯,与一辆正常通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,而碰撞瞬间正好被楼上的老爸拍个正着。当轿车驾驶员耍赖时,老爸挺身而出,才使他低头认错。

老爸痴迷于摄影,虽然给我们全家带来不少欢笑,但也闹了不少笑话。比如他老人家

为了拍照忘记关煤气灶,将红烧肉烧焦;为了抓拍精彩瞬间,遗失了忘记上锁的自行车等等。前些时候,老爸在某超市的停车场,看到一辆靓车上的饰物特别好看,便拿出相机一顿猛拍。正拍得起劲,却遭到美女车主的一顿训斥,并强烈要求删除图片,甚至还为此事闹到派出所。后来才知道,车主是官二代,曾因为网上炫富被人曝光,因此特别反感别人随意拍照。

去年,老爸在翻阅报刊时,发现有个拍客专版,专门刊载一些精彩绝伦、妙趣横生的照片,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拍摄的照片投进收稿邮箱。此后,老爸的照片隔三岔五就会被录用。

如今,拍客老爸已成为本地摄影家协会的会员。他最新的奋斗目标,是早日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。

小巷

□赵染斤

小巷,仿佛已成为江南城乡的文化符号。

老家的房子坐落于村庄中心,连接隔壁邻居的是一条条石板铺就的无规则延伸的小巷。尽管有些巷子终年难沐阳光,但石板的隙缝里也会冒出几株弱不禁风的蒿草或纤细的青草,两端抵墙处长年布满青苔。

30多年前,家家户户窝在老房子里,门脸虽不起眼,但里面往往庭院深深,天井、正堂、客厅、卧室、书房,青砖黑瓦,雕梁画栋,古木修竹……旧主人多是清朝或民国初经商或从政的大户人家,“土改”期间分给了“贫下中农”。那时,家家都穷,大门一般虚掩,寂静无声,只有家门口斜靠着锄头等工具,标记着这一方独立世界仍在前行的静水流深的日子。小巷真可谓“大隐隐于

市”。任凭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,只要一拐进某条小巷,浮华的世界便立马被隔绝开来。小巷里的日子仿佛很慢,慢得就像停止了一样。小巷是旧时光,它静静地凝视着我的成长。剃头匠、磨菜刀犁犁头的常常在中午前来串巷,他们站在某条小巷高声喊几声,大人们纷纷端着饭碗循声望找。而我们小孩子一听见“嗙、嗙”的拨浪鼓声,就迅速从家里找出牙膏皮、旧橡胶、废铜烂铁、龟鳖壳等,追着货郎担换小糖、小饼干。

分田到户后,巷子成为老乡们发家致富的“绊脚石”。为了让装满稻包和化肥等的平板车、手扶拖拉机顺利进家门,一条条小巷随着老房子一起被拔掉。人往往就是这样,失去的也许就是最好的。记忆里,雨滴打在小巷石板路上,发出宛如玉佩叮当的声音,不仅悦耳,更是某种难忘的情怀与精神。

微观

○○○

菊花茶

刘福田

眼睛干涩的时候,经朋友引荐喝起了菊花茶。拈五、六朵放入透明的杯中,经沸水的激荡,它们慢慢地松弛、舒展。没多久,杯中竟有了神奇的变化。真的不知道,菊花在沉睡了那么久之后,能再度获得重生,恢复最初的美丽和骄傲。清幽淡雅的花朵浮于杯中,每一片细小的花瓣都伸展开来,仪态万方。

自此,每天冲泡菊花茶,成了我上班要做的第一件事。在繁忙的工作间隙,品尝菊花淡雅的美丽,从办公桌上的杯中风景中,寻求内心的宁静与勇气,装点平凡的日子,泡菊花茶也成了我每日必做的功课。

芦花白

汪君

春去菁叶青,秋来芦花白。入秋,芦苇的叶子略带枯黄,芦花开始怒放了,一眼望去,连片的芦花随风飘摇,清雅飘逸。柔柔的花絮漫天飞散开来,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芦苇栖身水边,无枝有节,秆似竹,一株微小,一片苍茫。古人称它葭、称葦、称荻、称荻,因此人们又把芦花叫做葦花、荻花。在季节的轮回里,芦花是一支古老的岁月歌谣,从诗经楚辞、唐诗宋词里款款走出,飘过风花雪月,流于诗人的笔端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芦花惹人生情。《诗经》里的绝美佳句流传了两千多年,令人浮想联翩。洁白的花魂抽空了细柔的苇茎,却丰富了秋的神韵和气质。

秋风的性格

章小兵

秋风不缓不疾,款款的,就像一个散淡的人,披着夕阳的余晖在散步。人们很难看到秋风让那些大树折腰。秋风也会悠悠地晃动柿子树上的红红的柿子,幅度不大,也不能太大,大了,就可能从柿树梢上跌落下来。当然,有时,秋风也会抖动,就像人患上了轻微的感冒,打个喷嚏,打过也就自然好了。秋野里,那飘逸馨香的桂花树,就像一把把镀金的大伞,直指一碧如洗的秋空。秋风轻轻地一吹,桂花树下,洒满了一地的碎金,如同有人随手丢弃了洒金的扇面,地上斑驳的枯草乱叶,就成了秋天最好的写照。

哪天双休日,不妨追随秋风的行踪,学着秋风谦逊的姿态,到深山去看红叶。